

《新中国出土墓志·河北卷》释文校补

马 瑞

摘要:《新中国出土墓志·河北卷》作为出土文献新材料,对历史、考古、语言文字、社会文化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。但是其释文存在文字误释,标点误断,原刻错误没有全部指出,能释读而缺文较多等问题。本文主要就其文字误读提出补正,以期有利于该项材料的科学利用。

关键词:《新中国出土墓志·河北卷》;释文;校补

中图分类号: K877.45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017(2011)03-0029-04

《新中国出土墓志》是由国家文物局总体规划,组织全国各文物、考古、文博单位集体编纂的大型丛书,按计划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,分卷陆续出版。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,其成果对于历史、考古、语言文字、社会文化的研究尤其重要。目前已出版北京卷、河北卷、河南卷、陕西卷、重庆卷、江苏常熟卷。丛书体例比较严整,尽量使用清晰的图版,有比较准确的释文,有简短的提要,介绍每一通墓志的出土、保存情况和拓片尺寸、形制、书体等,文末还有简要的注解,说明原石误刻、文字假借等情况,书末附“人名索引”,材料使用起来比较方便。当然,由于石刻泐蚀,文字模糊,古字、俗字比较多,书体繁杂,又多用典故,因此释读起来困难比较大。虽然与历史上已有的石刻铭文释读成果相比,其准确率相对比较高,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。比如文字误释,标点误断,原刻错误没有全部指出,本来能释读的字,却因考证没有到位而缺文较多,所有这些都影响了该项重要材料的科学利用,需要投入精力对释文进行必要的校勘补正。本文从个人校勘《新中国墓志·河北卷》的材料中抽出数条,^①以就教于本书编者和广大读者,敬祈指正。原释文为

通行繁体,本文除非必要,一律改为简体,特予以说明。

(一) 太昌元年《北魏故赵郡太守李君(林)墓志铭》(卷壹下3页)

1、“重光汉晋,弈业秦燕。”

按:“弈业”不可通,古代無此文例,“业”字误。复核原拓片,作“𦰩”,^②应是“叶”字。该字的异体从汉隶开始,其形体就与“业”的繁体“業”比较接近,如东汉《子游残碑》作“𦰩”,^③北魏熙平元年《元谧妃冯会墓志》作“𦰩”,北齐天统三年《韩裔墓志》作“𦰩”等。

弈叶,世世代代。碑刻文献中习见,如北魏景明年间《魏灵藏薛法绍等造像记》:“芳宝再繁,荆条独茂。合门荣葩,福流弈叶。”延昌元年《崔猷墓志》:“太师以翼周建国,穆伯因分封命氏,君其后焉。弈叶英邵,官冕相袭。”熙平元年《元睿墓志》:“分崇峯之云构,派积水之深源。其弈叶连辉,纂戎继德。”熙平二年《元新成妃李氏墓志》:“哲人之后,弈叶官华,龟玉相承,重光不絶。”

2、“肃肃风猷,汪汪器寓。”

按:“寓”字误。原拓片比较清晰,作“𡩶”,应是“宇”的异体字。“𡩶”是一个同形字。由于“禹”与“禺”古音相同,故可以声符互换,“𡩶”与“寓”构成异体字,寄寓之义。又由于“禹”与

① 中国文物研究所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《新中国墓志·河北卷》壹下,文物出版社,2004年。

收稿日期:2011-02-20

基金项目:教育部古委会项目《汉魏六朝碑刻校注》,批准文号:教古项字[2000]043号;教育部古委会项目“唐代石刻校注”,教古项字[2005]0457号。

作者简介:马瑞(1974—),女,陕西西安人,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博士研究生,主要研究方向: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。

② 图片见中国文物研究所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《新中国墓志·河北卷》壹上,文物出版社,2004年。凡校勘对象均同此,不再一一出注。

③ 如没有特别说明,考证中引用的图片均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89年。

“于”古音也相同，声符也可以互换，于是又与“寓”构成异体字。如东汉《张迁碑》：“孝武时有张骞，广通风俗，开定畿寓。”北魏孝昌三年《元融墓志》：“寓望魁梧，风情峻异。”“宀”部与“穴”部相通，行旁相换，又产生异体，如北魏《元始和墓志》：“国人愍悼，寓内痛惜。”




器宇，义为器量，胸襟；或者指仪度，气概。为常语，不烦举例。

（二）天平三年《东魏故使持节侍中太保领司徒公尚书令司州牧文献王（元诞）墓志铭》（卷壹下 3 页）

1、“乘青业而远翥，降丹穴以长鸣。”

按：“青业”不辞，意不可解。复核原拓片，本作“

《云笈七签》卷六：“黄帝东到青丘，过风山，见紫府先生。”各书均言及青丘。墓志借用两个典故，暗示作者无意功名，隐居修道以避祸。

“丘”字在隶变楷化过程中产生出多个形体，如东汉延熹八年《华山庙碑》作，北魏孝昌元年《元怱墓志》作，正光五年《侯掌墓志》作，与此墓志字形最接近。

（三）天平五年《东魏故司空公李君（玄）之铭》（卷壹下 5 页）

1、“修征之处，海沂伯與之居；青士传歌，结爱彼此如一。”

按：“青士传歌”，文不可通。“士”，原拓片作“土”，应是“土”字。“青土”，指青州之地。

隶变以后，“土”与“士”以上下画长短作为区别特征，字形分辨率很弱，于是从汉代开始就在“土”上加一点作“𡗗”。区别特征改变后，有点者为“土”，无点者为“士”，长短画便不重要了。作“土”者如北魏延昌四年《皇甫麟墓志》：“刺史王公召简高梁，澄练泾𡗗。”北周大象二年《马龟墓志》：“是以秦汉魏晋，马氏移方，昔𡗗以去。”作“士”者如北魏太和二十三年《刘文朗造像碑》：“道𡗗姚文殊一心。”大约编者不察汉魏六朝隶变楷化中曾出现的这一文字变异现象，因而释读错误。

(四) 武定元年《东魏房兰和墓记》(卷壹下7)

页)

1、“凡任历政，狗不夜吠。瞻略所加，指则风漫。”

按：“狗”字误释。原拓片作“𤝵”，是“犬”的加形字，与“犬”构成异体关系。虽然释作“狗”字，亦不影响对文章的理解，但是毕竟文字有误，而且“犬不夜吠”，是古代之常语，释作“狗”，有违于语言文字的时代特征。

2、“帝嘉其功，即拜平南将军、东阳太守。中
孝敷派，千载图咏。”

按：“派”字误，原拓片作“𣶒”，应是“流”的俗字。𣶒，布也。𣶒流，广布流传，广泛传布。又作“布流”，义同。王充《论衡·恢国》：“孝明天崩，今上嗣位，元二之间，嘉德布流。”《后汉书·黄琼传》：“毁谤布流，应时折减，岂非观听望深，声名太盛乎？”

“流”字的这种写法开始于汉代，后世承用。如东汉熹平二年《巴郡胸忍令景云碑》：“如丧考妣，三载泣怛，遏勿八音，百姓**泫**泪。”北魏延昌三年《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》：“方乎洪烈，范古**流**名。”再变形，就成了“**流**”的写法。

3、“孝昌中，葛杜乱华，或乱或治，虜君为常山正平郡太守。君已易世纯臣，临刃奉忠，逊避如不拜，家国奇其节。”

按：“避”字误，拓本明显作“遁”，应是“遁”字。“逊遁”，退避之义。石刻铭文有用例，如大赵神平二年《王真保墓志》^①：“乃是将军仞锋之场，帝王雕威之地。世祖为之徘徊，曹公于是逊遁。”传世文献中用例更多，如《后汉书·方术传上·谢夷吾》：“念存逊遁，演志箕山。”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：“逊遁丘园，不睨华好。”又作“逊遯”，“遁”与“遯”异体。《越绝书·请余内传》：“太宰嚭曰：‘臣闻春日将至，百草从时。君王动大事，群臣竭力以佐谋。’因逊遯之舍。”

（五）天保四年《北齐修东魏故浮阳郡□元君（良）墓志铭》（壹下 10 页）


1、“君□□东平之席，奉晏孝王之筵。□孙楚之高踪，似魏舒之雅量。”

按：“奉晏”之“晏”，拓本作“𡗗”，应是“宴”的俗字，从“宀”，晏声。“宀”部与“穴”部意义相通，故碑别字多互换不别：声符改成从“晏”声，

① 大赵是北魏时期的一个割据政权，神平二年当梁武帝中大通元年，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，公元 529 年。

表音更明确。“晏”与“宴”是不同的字，意义各别，尽管历史上二字可以通假，但本字不同。“宴”，宴请，参与宴请之义。“晏”，晴朗，温和之义，因此不能混淆。

2、“君才高端莘，风漂峻举。贞淳独秀，节槩过人。”

按：“才高端莘”，古代无此用例，文不可解。复检原拓，“莘”，本作“”，应是“华”的俗字。由于“华”的繁体“華”下部讹作“幸”，于是释读者误以为是“莘”字。端华，端庄美丽。碑刻铭文中品评人物时多用之。如北魏正光元年《李璧墓志》：“君缔灵结彩，维山育性；韵宇端华，风量渊远。”孝昌二年《元义墓志》：“公仪范端华，音神秀彻。”兴和二年《敬显儒碑》：“操节端华，风神雅峻。”东魏武定五年《尧荣妻赵胡仁墓志》：“资性端华，含仁履顺。贞规峻节，芳兰独远。”

该字他处释读亦有误。如该书所收北周大象三年（581）《李府君妻祖夫人墓志铭》：“椒聊繁衍，莘萼蝉联。”“莘”也是“华”字之误。其它有关石刻录文的著作亦有误读。如北魏正光二年《元恪嫔司马显姿墓志》：“帝钦其令问，正始初敕遣长秋，纳为贵华。”“华”，《志石文录》卷上释作“幸”，^①“贵幸”成词，但“纳为贵幸”则大误。《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》作“莘”，^②“贵莘”不可解，亦误。永安二年（529）《王翊墓志》：“固以道镜儒林，辞华文苑者矣。”“华”，《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》释文作“莘”，^③“辞莘”不辞，形近误读。天统元年（565）《赵征兴墓志》：“华颺睢睢，清澜遥裔。”“华”，《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》释作“莘”。“莘颺”不辞，亦误。^④


3、“惧辉音之永谢，遂勒美蒿塬。”

按：“塬”是西北地区对山地平原之称，蒿塬在文中表意不协。核实拓片，“塬”字与原字形不吻合。原刻本作“塹”，是“廛”的异体字，房舍之义，阴间坟墓似房舍，故以为称。蒿塹，指荒凉的坟墓。与文章的语境完全协调。


（六）开皇六年《隋故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定






瀛恒易四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安平李孝公（敬族）墓志铭》（卷壹下 29 页）

1、“豐犯天地，十六而孤。”

按：“豐”字非，原拓片作“”，其下面明显有四点，是“釁”的俗字，罪过，灾祸之义。碑别字中，该字的异体很多。如北魏太和十八年《吊比干文》：“奋诚諫而烬躯兮，导危言以釁锋。”永平四年《司马悦墓志》：“釁机窃发，祸起非虑。”孝昌元年《元熙墓志》：“而天未悔祸，釁起不疑，同义爪牙，受贼重饵，翻然改喙，千里同逆。”孝昌元年《元纂墓志》：“正光之始，有兴不建，于是事去釁来，寻与祸并。”

2、“叶盛山东，荣光日下。”

按：“叶”字误。拓片作“”，应是“業”字，只是中间少了一横。碑刻中增损笔画是常见现象。“业盛”与“荣光”对举，赞颂志主事业兴盛，荣名光大。历代石刻铭文中有不少用例，或赞颂事业兴盛，或赞美家业旺盛。东魏元象元年《慧光墓志》：“虽安肇业盛，秦乡生观，名播宋域，准德方仁，岂云加也？”北齐天统元年《姜纂造像记》：“香气氛氲，充塞世界。业盛飞行，事荷踊出。”唐长庆二年《卜璠墓志》：“其生以荣，其歿以全，利富公家，业盛私门。”^⑤咸通七年《何俛墓志》：“早以恋承怙恃，未赴贡帋，业盛昌晞，名誉高远。”永徽二年《仇道夫人袁氏墓铭》：“名光邑里，业盛丘园。”反之，“叶盛”却未见用例。

“业”字的繁体“業”少横画，形成异体字，汉代已如此，后世多承用。如西晋永嘉元年《王浚妻华芳墓志》：“冀以此隆洪基，奉先也。”北魏景明三年《员标墓志》：“岐涇三州刺史、新安子，姓员，讳标，字显。”正始二年《李蕤墓志》：“胄延祉，名族唯李，本系高阳，分命伊士。”延昌三年《元浚嫔耿氏墓志》：“英英嫔德，资灵纯。行皎素月，志洁青云。”北齐天保六年《元子邃墓志》：“光启南阳之基，遂荒大东之业。”各字与本墓志字形大体一致，可为明证。

（七）开皇八年《隋崔昂后妻郑仲华墓志铭》

（卷壹下 31 页）

1、“厥初启国，宣之母弟；眷彼纁衣，仍世不替。”

按：“纁衣”成词，但是放到文中，与上下文不相连贯，义无所取。复核原拓片，发现原释文“纁”，

① 吴鼎昌《志石文录》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，1982年。

② 王绵厚、王海萍主编《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》，中国文物出版社，日本中教出版株式会社合作出版，2000年。

③ 朱亮主编《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》，北京，科学出版社，2001年。

④ 罗新、叶炜《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》，（北京）中华书局，2005年。

⑤ 所引唐代墓志见周绍良、赵超《唐代墓志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；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》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。

“緇衣，美武公也。父子并为周司徒，善于其职，国人宜之，故美其德，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。”志主是北魏郑道昭的孙女，而河南荥阳郑氏远追其始祖为周宣王同母弟郑桓公友的后代，故墓志铭文有此语。

“缙”作**縉**，已有石刻铭文释读常出现错误。如东魏《慧光墓志》：“日下**縉**英，寻妙响而影萃。”**縉**，即“缙”，文中代指佛教僧侣，以其身穿黑衣而得名。缙英，佛教僧侣中的杰出者。《新出土东魏〈慧光墓志〉考评》误释作“缙”，“缙英”不辞。该墓志“**縉**”字出现凡五次，其余四次为“行表缙林之中”，“纲纪缙徒”，“纲纪缙众”，“缙林摧柯”，作者都把“缙”误释为“縉”。^①

1、“弓开闪疾，箭发雷奔。不雇其生，将身上苍。”

（九）乾佑元年《后汉大邳都永济县太平乡洪道里潘公（唐）墓志》（卷壹下 111 页）

1、“周文王之胤也，恢弘帝业，焕耀皇图，棣

按：“棣萼方留，□富盛淳。善仍用于显荣”，文甚不通畅，标点有误。造成断句不当的原因，应与“富”字上的一个缺字有关。编者曾简注：“‘□’左边从‘才’，右边未刻。”

编者没有细察缺字，也没有分析该段文句，意思没有真正理解，结果割裂词语，将句子点破。正确的标点应该是：



2、“长男□，幼成尊训，无失和方。家道康安，身名不願。”

3、“皇天渺渺，哀戚依依。迁奉思堆，然可兴悲。”

按：“思堆”不成词，释文有误。查检原拓片，原来“堆”字其实是“惟”。思惟，同义连文，怀念，思虑的意思。唐贞观二十一年《慈润寺故大慧口法师灰身塔铭》：“于是思惟深念，不过信次，飞泉奔涌，突火不焚。”

(十) 天福五年《後晉渤海郡封公(準)墓誌銘》(卷壹下 111 頁)

1、“有女三人等，行处断肠，无时暂止，数追福返。”

按：“返”字不当，原拓片作,应是“延”字。该字为行草书，编者不察，误以为“返”字，其实字形相差比较远。“延”的行草写法始于南北朝，北魏建义元年《元顺墓志》：“抽华藻其如纶，当问礼而誉。”西魏大统十三年《陈神姜等人造像

(下转第28页)

• 32 •

“凡大木之所拔，二公命邦人尽复筑之”，今本作“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，尽起而筑之”。似简书文出今本文之可能性大。

“岁大有年，秋则大获”，今本作“岁则大熟”。按：“岁大有年”与“秋则大获”重复，不如今本简洁。

总之可知，简书《金縢》较今本晚出，可能是在其流传或抄写之时，对原作进行了节略、压缩与改写。如略去了今本所有的“四方之民，罔不祗畏。呜呼！无坠天之降宝命，我先王亦永有依归。今我即命于元龟”，“乃卜三龟。一习吉。启籥见书，乃并是吉。公曰：体，王其罔害。予小子新命于三王，惟永终是图。兹攸俟，能念予一人”等；改“乃告大王、王季、文王。史乃册祝曰”为“史乃册祝告先王曰”，改“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”为“王问执事人”，将本在前文之“公乃自以为功”移于后文作

“周公乃纳其所为功自以代王之说于金縢之匮”等等，又于“既克殷”前增“武王”，增“成王犹幼在位”、“岁大有年”等句。另外还有个别讹误，如“秉璧植珪”之类。但也保留了部分较为原始的真相，如“戚”作“感”、“为一坛于南方”、“周公宅东三年”之类。而今本则更多地保留了原始面貌，如于成王称“王”而不作“成王”，叙事较完整细致之类。但也有个别误字或改动，甚至增字，如“溥有”作“敷佑”，“邦”作“国”，改“以彰公德”为“以彰周公之德”，“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”之前增“二公及”之类。而简书也不全本于未改前之今本，如简书之“□□（成王）弁，大夫緇”，必不能出于今本“王与大夫尽弁”。说明未改以前之今本，也不是原始之作。可见古书流传，传抄者多可改易增删文字，乃至移动句子，改变句式。这种现象，对于重新认识《古文尚书》当有帮助。

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

（上接第 32 页）

记》：“愿以兹因，国祚遐_追。”该字与本石此字几乎完全相同。

福延，即延长福禄。石刻铭文多见用例，如唐显庆二年《金魏墓志》：“族茂炎汉，条分叶布，涉晋居隋，福延弥固。”显庆二年《房高墓志》：“苟未能免俗绸之荣，屈躬从典籤之任，宜应福延斯庆，永保长龄。”

造成以上释文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墓志铭文或文

字形体相近，或俗讹异体，或石面泐蚀而文字模糊，或行草书体字形改变较大，稍不注意，就会出错。除了纯文字方面的问题之外，我们觉得还包括释读者没有细致分析句子结构，没有考察古代文例，也没有真正弄懂铭文所表达的意义，其产生错误自然也就难免了。

（本文得到毛远明教授的具体指导，特此表示感谢。）

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